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十回 預言書苦制醒魂散 賠淚錄歸結愛國談

卻說震歐送了諸臣，夜裡忽報外務部送要緊文件來了，拆開一看，原來俄國聞知劉、甄二人榮歸之事，自己羈留著志士數人，甚是自愧文明舉動不克及人。故特備文至興華邦，欲將所擒志士史光、華得全、華得興、軒轅適、花強中、鍾警、黃勃、黃勃、黃勃七人送回。且求代覓所有支那捨身殉國，與那獨立起義各英雄的照片，無論尚在已死，皆乞覓得一張，交與來使帶回，敵國擬為極力表彰，以勵天下。震歐大喜，便命黃盛齎了金帛，聘問俄國，並贖史先等七人回來，一面收集諸人照片。幸喜諸人每與同志合拍相片，以聯愛情，所以只求得數張，而所有死義諸人之遺像，已經畢有。計死義之士：尚水殉國者：史有名，方是仁，鄭成烈，侯可觀，史有傳。

商州殉國者：楊球，姜一心，應不降，金閨杰（女士）。

發州殉國者：萬國聞，章千裁，閔仁，雷轟，秦大勇，馬起，王鵬，林之危。

討滿時被難者：唐人輝，仇弗陶，史有光，艾滿，仇達，陳策，歐陽震，犁水青，夏光，岳巖，商有心，國榮，紀念，饒聲，劉金身（女士）。

淹滿人時陣亡者：成仁，劉銘。

商州為一方人民求得倖福之主動者：曾群譽、祝封世（救曾群譽者）（此二位係銅像片）。

其現在者：商州地方自治議院議員：張萬年，屠靖仇，李必勝。

興華邦獨立國屬地璇潭鎮起義及辦事者：甄得福，洪才，武士道。

復州起義者：華永年，劉千秋，江千頃，程萬里，周之銳。

興華邦獨立國諸杰：大統領夏震歐，黃克傳，賴一己，夏存一，黃盛，鄭成功，黃克臧，黃剋金，黃雄，海邦城，鄭國存，王愛中（為國自刺不死者）。

討滿時被虜今將歸獨立國者：史光，華得全，華得興，軒轅適，鍾警，黃勃，花強中（女士）。

是時史光籌七人已都回到獨立國，有出懷中所僅存愛友的遺像者，所以益得齊集了。又有：商水鄉團合操片，發州團練合操片，興華邦獨立國諸兵大操片並水師隊照片，眾議員及鄉官片。匯好集作一幅，翻印了，交送俄使帶去。

自此以上諸人之名，播於五洲各國博覽院。世界英雄遺像之旁，皆有此張附焉。又有人著了《支那瓜分史》，將諸杰之像，悉列其中。惟是震歐、永年等以為吾人不早圖保存全國，而今地裂種奴，僅存一二片乾淨之土，不啻九牛之一毛，吾儕罪疚彌天，愧悔不暇，何敢自以為榮。尚幸那興華邦工業、商務、學術種種日見發達，水陸兩軍日益強盛。夏統領便命武士道帶來一軍，撤回璇潭休息，作為後備兵。又命鄭成勳領鄭國存、海邦城所帶來之人，出洋墾辟新地。其已前在外關地的華人，至此都收回治理之權，歸興華邦獨立國管領，作為殖民屬地。由是屬地漸廣，國勢日昌，人人自是快樂適意，自不必說。

一日，夏震歐因花強中、王愛國二人無配，便令於國中諸少年中，擇有才行者嫁之。花強中原未許人。那王愛中道：「妾前已許字於人，以後妾未為亂兵所殺死，當守烈女不更二夫之義，不再嫁人。」震歐笑道：「大凡歸女，為國家生強壯之兒，為本族培聰明之種，是為天職。莫說你尚是童女，就是已嫁了人，丈夫死了，若年紀尚輕，也不可嫁人。若自廢棄那為國生材、為族傳種之能，殊為不可。所以文明各國，皆視再嫁為年輕寡婦所應行之事。惟是，若不能養練身體，濬開智慧，考求學問，操練技藝，並考究那求良種、育嬰兒、教子女之法，則毋寧放棄生子之想，以免滋生劣種弱民，遺害於國。若是有智慧、有才德、有學問，而尚守迂儒之腐義，是自暴而且忘情於其國也。」二二唯唯。於是王愛中擇了黃勃，花強中擇了軒轅適。那黃君、軒轅君二人都願意。於是擇吉成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眾人見夏震歐勸王、花二女嫁人，便問大統領陛下，年紀已長，何不擇一配偶。震歐道：「吾有一夫死了，今吾為撫遺孤，不得嫁人。」眾問：「陛下實未有夫，此言何謂？」夏統領曰：「這中國就是我夫，如今中國亡了，便是我夫死了。這興華邦是中國的分子，豈不是我夫我兒子麼？我若嫁了人，不免分心有誤撫育保養這孤兒的正事，是以不敢嫁人。」眾人盡皆歎服。就中卻有黃盛說道：「陛下愛國真摯誠可欽慕，我們獨立國中，惟華永年可以比美。臣問彼何以不娶？彼言：『吾有一強壯美麗之妻，已經亡失了。剩這遺留簪珥，吾望著，每暗自神傷，不忍復娶也。』臣訝問何謂？彼言：『中國乃其愛妻，而今所存之興華邦璇潭，乃遺留的簪珥也。』其言恰與陛下之言相似，故特述之。」眾人不禁同聲贊歎。話畢散了。後來二人果然是終身不肯嫁娶，以便專心謀國。又當夏統領任滿，眾公舉永年為統領，承前統領之緒，益加修整，國勢驟益興隆。歐美各國新聞，皆言必能光復全省，以漸全復中國故址。此是餘話。

且說此書原是一個先知之人所著，係是正文，由中江篤濟譯作東文，也是散文體。只因內中弁言有云：「若有人得了此書，照著原意編為章回體的小說，使我們人人讀之易曉。便由此書能知吾人身上一點血、一根毛，連那吾人宗祖父母的一點血、一根毛，都是這國培養的，不可不愛；又知那無國之民，必被人斥逐，無處棲身，不可不懼；並知國家本人民之公產，人民乃國土之主人，便能發出寧捨此身，以存吾國的思想。那中國非但不至瓜分，直可雄甲地球。只可惜是讀此書的，不能將此書中可丑、可懼、可慘之事，作為鑒戒；將那可喜、可慰、可望之事，極力研究；那我的預言，恐怕都一一應驗了，豈不可痛。所以甚望有人得我此書編成小說，以醒國魂。」云云。譯者才疏學淺，文筆譸陋，幸中江女士時常指教，故無舛誤之處。然譯者一片愛國熱誠，真個被此書激出。所以每譯一段，每編一回，不由得眼淚盈盈，紙濕墨瀋；時而肝腸寸斷，俯首哽咽，目不能視，手不能書。但又恐此書太遲出版無補於事，故只得勉強含淚，以盡編輯之勞。一直譯到末回，那眼淚已是賠盡了，只剩著氣鬱心痛，嘔血數口。未知我同胞作何感情也。今更將原書結尾之語錄後，詩曰：

浸著預言篇，書成淚泫然；